



中国小说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冯骥才卷

冯骥才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快手刘

《苏七块》
《泥人张》
《冯五爷》
《黄球衣》
《长衫老者》
.....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

中国小说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冯骥才卷

冯骥才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快手刘

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广州·上海·西安·北京



作者简介

冯骥才，浙江宁波人。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。1942 年生于天津。文革间饱受磨难，做过工人、业务推销员、教师等，是文革后崛起的“伤痕文学运动”代表作家，八五年后以“文化反思小说”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。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百种，其中《啊》、《雕花烟斗》、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、《神鞭》、《三寸金莲》、《珍珠鸟》、《俗世奇人》等均获全国文学奖。《感谢生活》获法国“女巫奖”和“青年读物奖”，并获瑞士“蓝眼镜蛇奖”。由《炮打双灯》改编的同名电影获“夏威夷电影节”和“西班牙电影节”奖。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俄、荷、西等十余种文字，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种。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，中国小说学会会长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，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，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 (IOV) 副主席，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。

[金麻雀奖简介]

为了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，推介名家，遴选精品，2003 年，由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、《小小说出版》、郑州小小说学会联合设立了“小小说金麻雀奖”。该奖项以每位作家在规定年度内创作发表的 10 篇作品为参评单元，同时参照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进行评选。第一届评选时间为 1982~2002 年度，共评选 10 人；以后每两年评选一届，每届评选 5 人。此奖项虽系民间发起，但因其全国性、权威性和公正性，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富有影响力的重要奖项之一。

[历届金麻雀获奖作家]

第一届（1982~2002）

王 蒙 冯骥才 林斤澜 许 行 孙方友
王奎山 侯德云 刘国芳 陈 毓 黄建国

第二届（2003~2004）

邓洪卫 宗利华 刘建超 蔡 楠 刘黎莹

第三届（2005~2006）

于德北 谢志强 孙春平 聂鑫森 陈永林

第四届（2007~2008）

沈祖连 申 平 魏永贵 非 鱼 周 波

[中国小小说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]

冯骥才 《快手刘》
许 行 《白雪雕像》
孙方友 《富孀》
王奎山 《乡村传奇》
侯德云 《你要深情地看着我》
刘国芳 《风铃》
陈 毓 《美人迹》
黄建国 《一树蝴蝶》
邓洪卫 《初恋》
宗利华 《蓝颜知己》
刘建超 《朋友，你在哪里》
蔡 楠 《水家乡》
刘黎莹 《上钩的鱼都很美丽》
于德北 《百合花布》
谢志强 《桃花》
孙春平 《讲究》
聂鑫森 《大师》
陈永林 《红乌鸦》
沈祖连 《前朝遗老》
申 平 《猎豹》
魏永贵 《先生》
非 鱼 《来不及相爱》
周 波 《左边的风景》

新文体的倡导与实践

——冯骥才小小说印象

杨晓敏

近三十年来，小小说这种新的文学样式，能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，虽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，但在她初始的萌芽、发轫以及文体特征尚未完善成型时期，一大批有远见有责任感的著名评论家、作家的热情呼吁和参与创作，的确起到了倡导和示范作用。小小说能从其他精短文学体裁和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，营造抒情氛围和象征意蕴，在尺幅之内反映大千世界本质变化的端倪，体现思辨力量。小小说写作之于名家高手，同样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，他们都曾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优秀篇章。

2006年夏天，我曾拜见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风云人物冯骥才先生，谈的依然是小小说。坐落在天津大学一隅的精致现代的“冯骥才艺术馆”，展放着代表冯骥才先生文学艺术成就的文学、绘画作品，这是社会对一位卓越文学艺术家的推崇和尊重。而冯骥才之于新时期的中国小小说，亦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倡导者和实践者。他曾经创办过《口袋小说》（小小说）杂志。20多年来，他创作过大量精短的小小说，其中两组十余篇的“市井人物”，把笔记体小小说推向极致；脍炙人口的《苏七块》、《巧盗》、《大回》等已被公认为经典，其思想性、艺术性、故事性和智慧含量融合得精妙绝伦。据作者讲，这是难以为继的一种写法，太过呕心沥血，可遇而不可求，所以不再轻易续写。

作为《小小说选刊》创刊伊始的顾问，冯骥才先生数年间，一直以嘉许的目光给予关注和支持，多次给刊物题词勉励，并



快手刘

且亲自参加郑州举办的小小说活动。在繁忙的写作、绘画间隙，在奔走于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事业之余，冯骥才先生曾四次为小小说丛书和选本作序，断言“小小说不小”，呼吁“请点亮这些星星”。他认为，小小说已经创造出一种文化奇迹，而民间文学生机勃发，正是一个国家民族复兴的文化“基础工程”和“希望工程”，值得大书特书。他说，小小说是以故事见长的，但小小说不是故事。要想区别于故事，一半还要靠文本和文学上的审美，艺术的空间都是留给个性的。小小说是独立的、艺术的、有尊严的存在。珍珠虽小，亦是珍宝。令我感同身受的是，若干年来，“小小说现象”在一定程度上，只是“业界”的事。所谓的“主流文学队伍”，认为小小说是泛文学类，或者隶属短篇的一种，基本上持不置可否的态度，不认同亦无批评。说小小说是自我封闭也好，是在夹缝中生存也罢，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固守和打磨，经过长期的自发或人为的改造、规范和完善，才长成今天的模样。长期以来，有人称小小说领域是“圈子”，是“江湖”，是“王国”，或许都有其一定道理，然而无论如何，一种与时代发展同步的新文体，毕竟从发轫到兴盛，扎扎实实地走出了它漫长而独特的“长征”之路。

冯骥才先生说：“小小说凭什么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？它在审美上有怎样的规律？一是小中见大。就小小说的思想艺术而言，虽然篇幅不长，却总要有一个很深刻的思想，或博大，或深远。二是巧思。不仅仅是指巧妙的结构，而且指小说中作者的思考，如何把小说写得绝妙、好看，从中显示作家的智慧。三是有一个意外的结尾。交给读者想象的空间有多大，小小说的创作空间就有多大。四是细节。这是小小说的血肉，没有‘自己发现的细节’，小小说的价值就少了许多。五是惜墨如金。要像唐代散文、绝句，尽量用最少的字表达丰富的意思。中国的小说大厦，是靠四个柱子支撑起来的，一个是长篇的柱子，一个是中篇的柱子，一个是短篇的柱子，一个就是小小说的柱子。”作为我国新时期文坛的实力派作家，冯骥才的小小说写作作为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注入了极大的活力。他的现代笔记体小小说作品，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，犹如一幅幅精雕细刻

的民俗画，多为广大读者津津乐道，堪称当代小小说名篇，用“言近旨远，大义微言”来形容是毫不过分的。他的系列小小说《俗世奇人》实属绝品，把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的优势开掘得淋漓尽致。《刷子李》、《张大力》、《好嘴杨巴》、《酒婆》等，具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，往往给读者带来阅读惊喜。

冯骥才小小说刻画人物非常成功，其笔下人物一半是旧天津的三教九流，一半是当代生活中的人。无论写今述古，皆娓娓道来，纤毫毕现，一人一个性，无脸谱化之形，无概念化之嫌，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作者的语言自成风格：平白朴实中流露出真切的生活感受和哲理。其驾驭小小说文字的功力圆融老到，不做作、不卖弄，活灵活现，妙趣盎然。近作《捅马蜂窝》，写的是少小时由于好奇心作祟，被马蜂蜇后就索性将马蜂窝端掉的忏悔心理。这种思考具有普遍意义。马蜂虽有蜇人本能但只是被侵犯时才会孤注一掷，平时，尽管它盘旋于树丫屋檐，嗡嗡结伴，依然不失为一处金色风景。作家在该文结尾时说：“我不由暗暗告诉自己，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。”掩卷思忖，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，刚刚把“生态文明”摆放在重要议事日程，显然是在付出了惨痛教训之后才有的觉悟。每位写作者的人格，无不从文章中传导出来。读冯氏的作品，联想到作者夜以继日地为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奔波呼吁，不能不产生出钦佩之情。

2007年5月，在第二届中国郑州·金麻雀小小说节上，冯骥才先生荣获“小小说事业终身荣誉奖”称号。

（杨晓敏，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主编，曾荣获“小小说事业家”等荣誉称号）

小小说不小（代序）

冯骥才

有一次，某报一位编辑约稿时说，如果你太忙，写篇小散文——或者一篇小小说也行。

我则笑道：最难写是小小说。小小说往往有时间也不一定写得出来。

问曰：为什么？

答曰：小小说不是短小说。

就像一只老鼠不是一头牛的蹄子；一辆独轮车不是汽车的一个轱辘；一支钢琴短曲不是一首交响曲的一个片断。

它是独立的、艺术的、有尊严的存在。

它有非常个性化的规律与方式。比起长中短篇，它更需要小中见大，点石成金，咫尺万里，弦外之音。正像好的中篇缩写成的梗概不会是好短篇那样；好的短篇缩写成的梗概也不会成为好的小小说。

那么，反过来说，正像好的短篇不能拉长为好的中篇那样，好的小小说也不可能拉长为好的短篇。

决不能说小小说是最短的短篇。

小小说是一种“多一个字也不行”的小说。

一篇小小说，在胎中——酝酿中，就具备小小说自身的特征与血型了。

它不是来自生活的边边角角，而是生活的核心与深层。它的产生是纷纭的生活在一个点上的爆发。它来自一个深刻的发现，一种非凡的悟性和艺术上的独出心裁。

它的特征是灵巧和精练；它忌讳的是轻巧和浅显。巧合和



快手刘

意外是它最常用的手段。但成功与失败在这里只是一线之隔，弄不好就成了编造与虚假。由于它与生俱来的“软肋”是篇幅有限，所以，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意味无穷。所以，结尾常常是小小说的“眼”。

小小说是以故事见长的，但小小说不是故事。要想区别于故事，一半还要靠文本与文字上的审美。在这一点上，每个人都可以极力发挥自己，因为艺术的空间都是留给个性的。

面对着那些艺术性极强的小小说，比如《聊斋》中的名篇或是欧·亨利的《麦琪的礼物》，我不但说“小小说不小”，还要说：小小说完全可以成为大作品；珍珠虽小，亦是珍宝。



目 录

上篇 | 俗世奇人

- 苏七块 / 2
- 刷子李 / 4
- 犬回 / 6
- 泥人张 / 9
- 认牙 / 11
- 蓝眼 / 13
- 酒婆 / 16
- 死鸟 / 18
- 冯五爷 / 22
- 好嘴杨巴 / 25
- 张大力 / 28
- 蔡二少爷 / 30
- 背头杨 / 32
- 青云楼主 / 34
- 小达子 / 36
- 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 / 38
- 刘道元活出殡 / 41
- 绝盗 / 45
- 巧盗 / 47



下篇 | 众生故事

快手刘 / 52

黄球衣 / 55

献你一束花 / 57

捅马蜂窝 / 59

富人区 / 62

选主席 / 64

花脸 / 66

多活一小时 / 69

长衫老者 / 71

老头们的电视机 / 73

西式幽默 / 75

勇士 / 77

胖子和瘦子 / 80

狼牙棒 / 82

我警告我 / 84

喝啤酒 / 86

耗子 / 89

过去是我的 / 91

表演扫地 / 92

鲜活人物的塑造方法——冯骥才小小说创作论 / 陈玉莲 刘天平 / 96

上篇 俗世奇人



苏七块

苏大夫本名苏金伞，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，开所行医，正骨拿环，天津卫挂头牌。连洋人赛马，折胳膊断腿，也来求他。

他人高袍长，手瘦有劲，五十开外，红唇皓齿，眸子赛灯，下巴颏儿一络山羊须，浸了油赛的乌黑锃亮。张口说话，声音打胸腔出来，带着丹田气，远近一样响，要是当年入班学戏，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。他手下动作更是“干净麻利快”，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，他呢？手指一触，隔皮截肉，里头怎么回事，立时心明眼亮。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，上下翻飞，疾如闪电，只听“咔嚓咔嚓”，不等病人觉疼，断骨头就接上了。贴块膏药，上了夹板，病人回去自好。倘若再来，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。

人有了能耐，脾气准格色。苏大夫有个格色的规矩，凡来瞧病，无论贫富亲疏，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，他才肯瞧病，否则决不搭理。这叫嘛规矩？他就这规矩！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，能耐就值七块，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做：苏七块。当面称他苏大夫，背后叫他苏七块，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散了。

苏大夫好打牌，一日闲着，两位牌友来玩，三缺一，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，凑上一桌。玩得正来神儿，忽然三轮车伙张四闯进来，往门上一靠，右手托着左胳膊肘，脑袋瓜淌汗，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，显然摔坏胳膊，疼得够劲。可三轮车伙都是赚一天吃一天，哪拿得出七块银元？他说先欠着苏大夫，过后准还，说话时还哼哟哼哟叫疼。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，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，脑子全在牌桌上。一位牌友看不过去，使手指指门外，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。“苏七块”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。

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，他推说去撒尿，离开牌桌走到后院，钻出后门，绕到前街，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，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。不等张四感激，转身打原道返回，进屋坐回牌桌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。

过一会儿，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，把七块银元“哗”地往台子上一码，这下比按铃还快，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，挽起袖子，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，捏几下骨头，跟手左拉右推，下顶上压。张四抽肩缩颈闭眼龇牙，预备重重挨几下，苏大夫却说：“接上了。”当下便涂上药膏，夹上夹板，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。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，苏大夫只说了句：“这药我送了。”便回到牌桌旁。

今儿的牌各有输赢，更是没完没了，直到点灯时分，肚子空得直叫，大家才散。临出门时，苏大夫伸出瘦手，拦住华大夫，留他有事。待那二位牌友走后，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，往华大夫手心一放。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：

“有句话，还得跟您说。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，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！”

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，琢磨了三天三夜，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。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。



刷子李

码头上的人，全是硬碰硬。手艺人靠的是手，手上就必得有绝活。有绝活的，吃荤，亮堂，站在大街中央；没能耐的，吃素，发蔫，靠边呆着。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，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。自来唱大戏的，都讲究闯天津码头。天津人迷戏也懂戏，眼刁耳尖，褒贬分明。戏唱得好，下边叫好捧场，像见到皇上，不少名角便打天津唱红唱紫、大红大紫；可要是稀松平常，要哪没哪，戏唱砸了，下边一准起哄喝倒彩，弄不好茶碗摇篮上去；茶叶末子沾满戏袍和胡须上。天下看戏，哪儿也没天津倒好叫得厉害。您别说不好，这一来也就练出不少能人来。各行各业，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。刻砖刘、泥人张、风筝魏、机器王、刷子李等等。天津人好把这种人的姓，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。叫长了，名字反没人知道。只有这一个绰号，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响。

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。专干粉刷一行，别的不干。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，屋里任嘛甬放，单坐着，就赛升天一般美。最别不叫绝的是，他刷浆时必穿一身黑，干完活，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。别不信！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，只要身上有白点，白刷不要钱。倘若没这一本事，他不早饿成干儿了？

但这是传说。人信也不会全信。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，行内的生气愣说不信。

一年的一天，刷子李收个徒弟叫曹小三。当徒弟的开头都是端茶、点烟、跟在屁股后边提东西。曹小三当然早就听说过师傅那手绝活，一直半信半疑这回非要亲眼瞧瞧。

那天，头一次跟随师傅出去干活，到英租界镇南道给李善人新造的洋

房刷浆。到了那儿，刷子李跟随管事的人一谈，才知道师傅派头十足。照他的规矩一天只刷一间屋子。这洋楼大小九间屋，得刷九天。干活前，他把随身带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，果然一身黑衣黑裤，一双黑布鞋。穿上这身黑，就赛跟地上一桶白浆较上了劲。

一间屋子，一个屋顶四面墙，先刷屋顶后刷墙。顶子尤其难刷，蘸了稀溜溜粉浆的板刷往上一举，谁能一滴不掉？一掉准掉在身上。可刷子李一举刷子，就赛没有蘸浆。但刷子划过屋顶，立时匀匀实实一道白，白得透亮，白得清爽。有人说这蘸浆的手臂悠然摆来，悠然摆去，好赛伴着鼓点，和着琴音，每一摆刷，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“啪”的清脆一响，极是好听。啪啪声里，一道道浆，衔接得天衣无缝，刷过去的墙面，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。可是曹小三最关心的还是刷子李身上到底有没有白点。

刷子李干活还有个规矩，每刷完一面墙，必得在凳子上坐一大会儿，抽袋烟，喝一碗茶，再刷下一面墙。此刻，曹小三借着给师傅倒水点烟的机会，拿目光仔细搜索刷子李的全身。每一面墙刷完，他搜索一遍，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发现。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。

可是，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，坐下来，曹小三给他点烟时，竟然瞧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一个白点，黄豆大小。黑中白，比白中黑更扎眼。完了！师傅露馅了，他不是神仙，往日传说中那如山般的形象轰然倒去。但他怕师傅难堪，不敢说，也不敢看，可妨不住还要扫一眼。

这时候，刷子李忽然朝他说话：“小三，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。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，名气有诈，是吧。傻小子，你再细瞧瞧吧——”

说着，刷子李手指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，那白点即刻没了，再一松手，白点又出现，奇了！他凑上脸用神再瞧，那白点原是一个小洞！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。里边的白衬裤打小洞透出来，看上去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一模一样！

刷子李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，笑道：“你以为人家的名气全是虚的？那你在骗自己。好好学本事吧！”

曹小三学徒头一天，见到听到学到的，恐怕别人一辈子也未准明白呢！



快手刘

大回

大回姓回，人高马大，手大脚大嘴大耳朵大，人叫他大回。

叫惯了大回，反倒没人知道他的名字。

大回是能人，专攻垂钓。手里一根竹竿子，就是钓鱼竿；一个使针敲成的钩，就是鱼钩；一根纳鞋底子用的上了蜡的细线绳，就是鱼线；还有一片鸽子的羽毛拴在线绳上，就是鱼漂。只凭这几样再普通不过的东西，他蹲在坑边，顶多七天，能把坑里几千条鱼钓光了。连鱼秧子也逃不掉。

甭管水里的鱼多杂，他想要哪种就专上哪种鱼；他还能钓完公鱼钓母鱼，一对对地往上钓。他钓的大鱼比他还沉，钓的小鱼比鱼钩还小。

人说钓鱼凭的是运气，他凭的便能耐。

钓鲫鱼用的红虫子，又小又细，好赛线头，而且只有一层薄皮儿，里边一兜儿血红的水。要想把鱼钩穿进去，那可不易；弄不好钩尖一斜，一股红水出来，单剩下一层皮儿了。可人家大回把红虫子全放在嘴里，在腮帮子那里存着。用的时候，手指捏着鱼钩，张开嘴把钩往里边一挂，保管把那小红虫漂漂亮亮穿在鱼钩上。就这手活，谁会？

他无论钓什么都有绝法，比方钓王八。

钓鱼时勾到王八，都是竿儿弯，线不动，很容易疑惑是勾上了水下边的石块。心里急，一使劲，线断了！大回不急，稳稳绷住。停了会儿，见线一走，认准那是王八在爬，就更不着急提竿。

尤其大王八，被鱼勾住之后，便用两只前爪子抓住了草，假若用力提竿，竿不折线断。每到这时候，大回便从腰间摸出一个铜环，从鱼竿的底把套进去，穿过鱼竿一松手，铜环便顺着鱼线溜下去。

水底下的王八正吃着劲儿，忽见一个锃亮的东西直朝自己的脑袋飞

来，不知是嘛，扬起前爪子一挡，这便松开下边的草。嘿，就势把它舒舒服服地提上来！

这招这法，还在哪儿见过？

天津卫人过年有个风俗，便是放生。就是把一条活鲤鱼放到河里。为的是行善，求好报。放鱼时，要在鱼的北鳍上拴一根红绳，做个记号。倘若第二年把这鱼打上来，就再拴一根红绳。第三年照样还拴一根。据说这种背上拴着三根红绳的鲤鱼，放到河里，可以跳龙门。一切人间的福禄寿财，就全招来了。

可是鲤鱼到处有，拴红绳的鱼无处弄到。鱼要是给鱼钩勾过一次，就变得又灵又贼。拴一根红绳的鲤鱼在鱼市上偶尔还能看见，拴两根红绳的鲤鱼看不见，拴三根红绳的连撒网打鱼的也没瞧见过。你想花大价钱买，他会笑着说：“你有本事把河淘干了，我就有本事把它弄上来。”

怎么办？找大回。天津卫八大家都是一进腊月，就跟大回定这种三根红绳的鲤鱼了。

大回站在河边，看好鱼道。鱼道就是鱼在水里常走的路，大回有双神眼，能一眼看到水里。他瞧准鲤鱼常呆的地界，把一个面团扔下去。这面团比栗子大，小鱼吃不进嘴，大鱼一口一个。

但这面团里边决不下钩，纯粹是扔到河里喂鱼，一天扔一个。开头，那贼乎乎的大鱼冒着危险试着吃，一吃没事，第二天再来一个，胆儿便渐渐大起，以后见了面团张嘴就吞。半个月二十天后，大回心想差不多了，用鱼钩勾个面团扔下去。错不了——一条拴红绳的大鲤鱼就结结实实绷住了。

可是这法子最多只能钓到拴两根红绳的鲤鱼。三根红绳的鲤鱼决不上钩。这三根绳的鲤鱼已经被钓到三次，就是吃屎也不敢再吃面团了。使嘛法子？就用小孩的巴巴做鱼食！大回不是把鱼琢磨透了？

南门外那些水坑，哪个坑里有嘛鱼，哪个坑里的鱼大小，哪个坑的鱼有多少条，他心里全一清二楚。他能把坑里的鱼全钓绝了，但他也决不把任何一个坑里的鱼钓绝了。钓绝了，他玩嘛？

故而，小鱼不钓，等它长大；母鱼不钓，等它产子。远近钓者就称他“鱼绝后”，这可不是骂他，是夸他。

这外号并不好——

辛亥变革后的第三年，夏至后转一天。大回钓了一天鱼，人困马乏。